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七

學類一

小學

程子曰。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為先。蓋人之幼也。智愚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日復一日。雖有讒說搖惑。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意慮偏好。生於內。眾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古



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遊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便習穢惡。日月銷鑠。更有甚天理。○人多以子弟輕俊爲可喜。而不知其可憂也。有輕俊之質者。必教以通經學。使近本。而不以文辭之末習。則所以矯其偏質。而復其德性也。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止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八大學。然後教之以理。

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爲忠信孝弟者。○古人都從小學中學。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其長也。便止理會窮理致知功夫。而今自小已失。補填實難。但須莊敬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就切身處理會。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問大學與小學。不是截然爲二。小學是學其事。大學是窮其理。以盡其事否。曰。只是一事。小學是學事親學事長。大學是就上面委曲詳究其所以事親是如何。所以事長是

如何。古人於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學只就上面點化出精彩。如今全失了小學功夫。只得教人以敬為主。收斂身心。却方可下功夫。或云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是徹上徹下功夫。雖作到聖人田地也。放下敬不得。○劉元城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止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如何。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溫公家範亦好。○作小學

題辭云。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凡此厥初。無有不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愛親敬兄。忠君弟長。是曰秉彝。有順無強。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豪末。萬善足焉。衆人蚩蚩。物欲交蔽。乃頽其綱。安此暴棄。惟聖斯惻。建學立師。以培其根。以達其支。小學之方。灑掃應對。入孝出恭。動罔或悖。行有餘力。誦詩讀書。詠歌舞蹈。思罔或逾。窮理脩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內外。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世遠人亡。經

殘教弛。蒙養弗端。長益浮靡。鄉無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紛拏。異言喧沓。幸茲秉彝。極天罔墜。爰輯舊聞。庶覺來裔。嗟嗟小子。敬受此書。匪我言耄。惟聖之謨。問教小兒。以何爲先。呂氏祖謙曰。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躡等。讀書乃餘事。今日之有資質者。父兄便教以科舉之文。不容不躡等。皆因父兄無識見。至有以得一第便爲成材者。

真氏德秀曰。小學之書。先載胎教之法。而後以內則之文。

繼之。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此言妊子之時。必慎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也。合列女傳與內則二篇觀之。則小學之教略備矣。夫胎前也。後十八歲曰。古之教者。子能食而教之食。子能言而教之言。吳氏澄曰。古之教者。子能食而教之食。子能言而教之言。欲其有別也。而教之以異處。欲其有讓也。而教之以後。

長。因其良知良能而導之。而未及乎讀誦也。教之數。教
吳之方。教之日。與夫學書計。學幼儀。則既辯名物矣。而亦
非事夫讀誦也。弟子之職。曰孝。曰弟。曰謹。曰信。曰愛。曰
親。行之有餘力。而後學文。今世童子。甫能言。不過教以
讀誦而已。其視古人之教。何如也。然古人豈廢讀誦哉。
戴氏記拾曲禮遺經。句三言。或四言。管氏書載弟子職。
一篇。句四言。或五言。六言。皆韻語。句短而音諧。蓋取其
讀誦之易。而便於童習也。古書闕。而教法泯。俗閒教子。

率以周興嗣千文。李瀚蒙求開其先。讀誦雖易。而竟何
所用。

總論爲學之方

伊川程子始遊太學。試顏子所好何學論。論云。聖人之門。
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
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
道也。聖人可學而至與。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
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朱子解云。真爲本體。靜爲未感下文。

所謂未發。即靜之謂也。所謂五性。即真之謂也。然其未
則仁義禮智信。乃所謂未發之蘊。而性之真也。與。其未
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
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
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
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
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
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知
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

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
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
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
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
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
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
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
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

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

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詞。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張子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明道程子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

御纂性理精義 卷七
外物爲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旣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

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

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
 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夫人
 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
 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
 過半矣。朱子解曰。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
 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
 以為天地。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
 亦以求定而已矣。故廓然而大公。而仁者。仁之所以為體也。
 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為
 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為
 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
 私以賊夫仁。用智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

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為心。而反求照於
 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
 不自知也。良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智矣。內
 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而
 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怒。
 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眾人之喜怒。自私而用智。人
 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自反而去蔽
 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強探
 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
 案學者所以復其性也。離乎性以言學。非聖賢之學也。
 二程好學論。定性書。二篇。備言此意。太極西銘而外。此
 二篇者。乃傳道之微言。故取以冠為學之首。

○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

約處。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於聖人亦止如是。更無別途。穿鑿繫累。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不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心所蔽。則欲然而餒。却甚小也。思無邪。無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繫累則不能廓然大公。無敬以直內之故也。穿鑿則不能物來順應。無義以方外之故也。始言敬。後言無不

敬。皆敬之事。始言明理。後言思無邪。皆義之事。此條卽定性書之意。而直指出敬義兩字。尤使學者知所用力之方。故以相附。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辭。牽於詁訓。惑於異端。苟無是三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所造有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學者須是

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則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螟蛉蜾蠃。本非同類。爲其氣同。故祝則肖之。又況人與聖人同類者。大抵須是自強不息。將來涵養成就。到聖人田地。自然氣貌改變。○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極其至。聖之事也。張子曰。慕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進則漸到。畫則自棄也。觀書解大義。非

聞也。必以了悟爲聞。人之好強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強滿。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之所以進也。○爲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未能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旣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講治致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求立吾心於不疑之地。然後若決江河。以利吾往。遜此志。務時敏。厥脩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

聽其自適。非所聞也。○吾學既得於心。則脩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虛而為盈。約而為泰。亡而為有。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人有耻於就問。便謂我勝於人。病在不知求是為心。故學者當毋我。○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一作命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楊氏時曰。為己之學。猶飢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以

為弗飲弗食。則飢渴之病。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其本心。不足以為人。其病蓋無異於飢渴者。此固學之不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俛俛然莫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見其難矣。野具大谷之論。更其要。言公。略盡其法。古論胡氏宏曰。立志以端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萬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後義可精。蓋心中肅然。雖與只朱子曰。成己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己之中。須是如此推出。

朱方能合義理。聖賢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作去。若有大處開拓不去。卽是於小處不曾盡心。中庸說細處。只是謹獨。謹言謹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綸天下。小者便是大者之驗。須是要謹行謹言。從細處作起。方能充得如此大。○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閒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閒事上時多。於義理却生於閒事却熟。○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識得路頭。須是莫斷。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多。

少力。如雞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被他常常抱得成。若把湯去湯。便死。若抱纔住。便冷。○爲學須覺今是而昨非。日改月化。便是長進。○或問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曰。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爲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凡人便是生知之資。也須下困學勉行底功夫。方得。○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易曰。學以聚之。問。

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語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學問之後。斷以寬居。信道篤而又欲執德弘者。人之爲心。不可迫促也。人心須令著得一善。又著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一善。第二般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學問須嚴密理會。銖分豪析。又曰。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反覆。庶

於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窮理涵養。要當並進。蓋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奧。正當交相爲用。而各致其功耳。○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

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豪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亙古亙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法。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其粲然之迹。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之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閒斷而無成。好之

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怱怱。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哉。誠能鑒此而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一不自覺。而馳騫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

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誠能嚴恭
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
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
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
本也。○橫渠未能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此說甚好。便見
有次第處。若是思慮紛然。趨向未定。未有箇主宰。如何
講學。○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爲首。致知次
之。力行又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既涵養又須致知。既

致知又須力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
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爲本。敬只是提起此心。莫
教放散。則心便自明。就此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
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見了。便行將去。今且將大學來
讀。便見爲學次第。蓋古人之學。自其致知而格物以養
敬。即涵養。蓋上文分言三事。而歸之於
涵養。須用敬也。非三事之外。又有所謂敬。其心雖曰以
○遷善改過。是脩德中緊要事。如通書中云。君子乾乾
不息於誠。便是脩德底事。下面便接說遷善改過。意正

相類。○答吳晦叔書曰。夫泛論知行之理。若就一事之中而觀之。則知之爲先。行之爲後。無可疑者。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蓋古人之教。自其孩提而教之以孝弟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卽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灑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

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夫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故大學之書。雖以格

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脩。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一處作去。程子謂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

在敬者。則敬又在先。從此推去。只管如此。○致知敬克己。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己則是拒盜。致知是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便自有克。如誠則便不消言閑邪之意。猶善守門戶。則與拒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別有拒盜底。若以涵養對克己言之。涵養則譬如將息。克己則譬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到。然後服藥。將息到則自無病。何須服藥。能純於敬。則自

無邪僻。何用克己。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只可責敬。故敬則無己可克。乃敬之效。若初學則須是功夫都到。無所不用其極。○平日功夫須是作到極時。四邊皆黑。無路可入。方是有長進處。大疑則可大進。若自覺有長進。便道我已到了。是未足以爲大進也。顏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及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直是無去處了。至此可以語進矣。

張氏栻曰。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爲莫先於

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爲而然也。無所爲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爲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爲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爲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爲。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徇己自私則一而已。如孟子所爲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是也。是心日滋。則善端遏塞。欲邇聖賢之門牆。以求自得。豈非却行以求及前人。

乎。使談高說妙。不過渺茫臆度。譬猶無根之木。無本之水。其何益乎。學者當立志以爲先。持敬以爲本。而精察於動靜之間。豪釐之差。審其爲霄壤之判。則有以用吾力矣。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利欲之多也。灼然有見於義利之辨。將日救過不暇。由是而不舍。則趣益深。理益明。而不可已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無適而非利。爲己者無適而非義。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

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霸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蘇其於中。而對善固障之目。必自夫射學。審問。勤思。

呂氏祖謙曰。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明。涵養多於講說。讀經多於讀史。功夫至此。然後可久可大。何自於此。若此。陳氏淳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聖門用功節目。其大要不過曰致知力行而已。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

之無所疑也。力其行者。所以復萬善於已。而使之無不
則備也。知不致。則真是真。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行
不力。則所知徒爲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於我哉。此
呂大學明明德之功。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而誠意正心脩
身繼其後。中庸擇善固執之目。必自夫博學審問慎思
明辨而篤行之。無他說也。然二者亦非截然判爲二事。
猶之行者。目視足履。動輒相應。蓋亦交進而互相發也。
其所以爲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爲主。敬者所以提

指。撕警省此心。使之惺惺。乃心之生道。而聖學所以貫動
靜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由是
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由是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
不復有扞格之病矣。雖然。人性均善。而鮮有能從事於
斯者。一則病於安常習故。而不能奮然立志。以求自拔。
二則病於偏執私主。而不能豁然虛心。以求實見也。蓋
必如孟子以舜爲法於天下。而我猶未免爲鄉人者爲
憂。然後爲能立志。必如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

寡。有若無。實若虛。然後爲能虛心。既能立志而不肯自棄。又能虛心而不敢自是。然後聖門用功節目。循序而進。日有惟新之益矣。

真氏德秀曰。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是三者不容以一闕也。夫學者之治心。猶其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脈而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疾也。而存養者。則又調燮愛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

許氏衡曰。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有見

不到。或撰文字。有所未工。以至凡在己者。或有未善。人能爲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虛心而納之。果有可從。則終身服膺而不失。其或不可從。則退而自省也。

立志

程子曰。孝其所當孝。弟其所當弟。自是而推之。是亦聖人而已矣。○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博奕小數。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況學道而悠忽。安可得也。仲尼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

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聖人有甚事來迫切如此。文意不難會。須是求其所以如此何故始得。

張子曰。有志於學者。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

謝氏良佐曰。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譬如樹木。須先有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木。

朱子曰。學者大要立志。所謂志者。不是將意氣去蓋他人。只是直截要學堯舜。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是真

實道理。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下文引成颺。顏子公明儀所言。便見得人人皆可爲也。學者立志。須教勇猛。自當有進。志不足以有爲。此學者之大病。○書不記。孰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而今人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

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功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爲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略見義理大槩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正謂此也。若但悠悠泛泛。無發端下手處。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效也。○今之爲學。須是求復其初。求全天之所以與我者。始得。若要

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便須以聖賢爲標準。直作到聖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如此則功夫自然勇猛自然接續。若無求復其初之志。無必爲聖賢之心。只見因循荒廢。○問爲學功夫。以何爲先。曰。亦不過如前所說。專在人自立志。既知這道理。辦得堅固心。一味向前。何患不進。只患立志不堅。只聽人言語。看人文字。終是無得於已。朱指首益少其平日語此不無相感蘇語

陸氏九淵白鹿洞講義云。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已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

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但焉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

之學。曾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爲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於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沈。與時俯仰。徇情縱欲。汨沒而不能以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恥。到此能有愧懼。大決其志。乃求涵養磨礪之方。若有事役。未得讀書。未得親師。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

不遠。若事役有暇。便可親書冊。無不有益者。

存養

程子曰。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不知性善。不可以言學。知性之善。而以忠信爲本。是曰先立乎其大者也。○惟靜者可以爲學。○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敬者。今人操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未有不能體道而

能無思者。故坐忘則坐馳。有忘之心。是則思而已矣。○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
棄智。有欲屏去思慮。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
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萬物。
亦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
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
來奪之。今夫瓶甕。有水實內。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
安得不虛。無水於內。則停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

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
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
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
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言敬無如聖
人之言。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
一之義。○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
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卽所以爲中也。○動容貌。整思慮。
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旣不之東。又不之

西如此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却須敬而後能誠。○問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得不用意。若能不用意。却是都無事了。又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纔說著靜字。便是忘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焉。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長。○問每常遇事。卽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

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或謂張繹曰。吾至於閒靜之地。則洒然心悅。吾疑其未善也。繹以告程子。程子曰。然。社稷宗廟之中。不期敬而自敬。是平居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不敬。則社稷宗廟之中。何敬之改脩乎。然則以靜爲悅者。必以動爲厭。方其靜時所

以能悅靜之心又安在哉。○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心清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卽視聽聰明。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者。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全也。有時而失者。只爲心生。若熟後。自不然。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略。○靜有言得大處。有小處。如仁者靜。

大也。靜而能慮。則小也。始學者。要靜以入德。至成德。亦只是靜。

謝氏良佐曰。敬是常惺惺法。○問敬之貌如何。曰。於儼若思時可見。問學爲敬。不免有矜持。如何。曰。矜持過當。却不是尋常作事。用心過當。便有失。要在勿忘勿助。長之閒耳。○或問正其衣冠。端坐儼然。自有一般氣象。某嘗行之。果如其說。此是敬否。曰。不如就事上尋。便更分明。事思敬。居處恭。執事敬。若只是靜坐時有之。却只是坐。

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學者須是培養。今不作培養功夫。如何窮得理。程子言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未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今不曾作得此功夫。曾中膠擾駁雜。如何窮得理。○學者須於主一上作功夫。若無主一功夫。則所講底義理。無安著處。若有主一功夫。則許多義理。方始爲我有。功夫到

時纔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作功夫固不免有散緩時。但纔覺便收斂將來。但得收斂時節多。散緩之時少。便是長進處。○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作起。今人從前無此功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爲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閒節次進步處耳。○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人之心性。敬

則常存。不敬則不存。○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德散。○問心要在腔子裏。若慮事應物時。心當如何。曰思慮應接。亦不可廢。但身在此。則心合在此。○問靜中常用存養。曰說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或問閑邪主一如何。曰主一似持其志。閑邪似無暴其氣。閑邪只是要邪氣不得入。主一則守之於內。內外交相養之道也。○問學者於已發處用功。此却不枉費心力。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然

則未發之前。固有平日存養之功矣。不必須待已發。然後用功也。○問未發時當以理義涵養。曰未發時著理義不得。纔知有理有義。便是已發。當此時有理義之原。未有義理條件。只一箇主宰嚴肅。便有涵養功夫。○問謝氏常惺惺之說。佛氏亦有此語。曰其喚醒此心則同。而其爲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管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爲。其異處在此。○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爲力。若發後則難制。

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要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耳。非專是閉目靜坐耳。無聞目無見。不接事物。然後爲敬。整齊收斂。身心不敢放縱。便是敬。嘗謂敬字恰與畏字相似。○一學者苦敬而矜持。曰。只爲將此敬字別作一物。而又以一心守之。故有此病。若知敬止是自心自省。當體便是。則無此病矣。○大抵心體

通有無。該動靜。故功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作功夫。靜時也作功夫。兩莫相靠。使功夫無間斷始得。○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自廣大。但爲物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本自高明。但爲物欲繫累。故於高明有蔽。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增損之也。其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等功夫。皆自此作。儘有商量。若此心上功夫。則

不待商量。卽今見得如此。則更無閒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著力處。大抵要見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問武侯寧靜致遠之說。曰。靜便是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荅張敬夫書曰。來諭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某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於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豪釐之差。

千里之繆。將有不可勝言者。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閒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來教又謂某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

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功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故某向來輒有是語。今若易爲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爲諦當也。至於來教所謂要須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

張氏栻曰。收斂則失於拘迫。從容則失於悠緩。此學者之通患。於是二者之間。必有事焉。其惟敬乎。拘迫則非敬。

也。悠緩則非敬也。但當常存乎此。本源深厚。則發見之際。察之亦必精矣。

真氏德秀曰。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爲至正。惟誠爲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爲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爲人最切者。而朱子又丁寧反覆之。學者倘於是而知勉焉。戒於思。

德集性理精義 卷七
慮之未萌。恭於事物之既接。無少閒斷。則德全而欲泯矣。
魏氏了翁曰。敬字之義甚大。孔門說仁處。大抵多有敬意。如四勿二如之類是也。左傳敬德之聚。能敬必有德。此義極精。自聖學不明。人多以擎跽曲拳正坐拱默之類為敬。至周程以後。如誠字敬字仁字。方得聖賢本指。其所謂主一無適之謂敬。此最親切。

省察

程子曰。人為不善於幽隱之中者。謂人莫已知也。而天理不可欺。何顯如之。或曰。是猶楊震所謂四知者乎。曰。幾矣。雖然。人我知之。猶有分也。天地則無二知也。○學始於不欺暗室。

朱子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每說幾字。然辯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問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以下。是存養功夫。莫見乎隱。以下。是檢察功夫。否。曰。說道不可須臾離。是說不可不存。是故以下。却

御纂性理精義 卷七
是教人戒謹恐懼作存養功夫。說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說不可不謹。故君子以下。却是教人謹獨。察其私意起處防之。只看兩故字。便是方說入身上功夫也。聖人教人。只此兩端。○用之問戒懼不睹不聞。是起頭處。至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又用緊一緊。曰不可如此說。戒謹恐懼。是普說。言道理偏塞都是無時而不戒謹恐懼。到得隱微之間。人所易忽。又更用謹。這箇却是喚起說。戒懼則無箇起頭處。只是普遍都用。○問涵養功夫。實實

初終而未發之前。只須涵養。纔發處。便須用省察功夫。至於涵養愈熟。則省察愈精矣。曰此數句是。○未發已發。只是一件功夫。無時不涵養。無時不省察耳。謂如水長長地流。到高處又略起伏。恐懼戒謹是長長地作。到謹獨是又提起一起。又如騎馬。自家常常提掇。及至遇險處。便稍加提控。○天下只是善惡兩端。譬如陰陽在天地間。風和日暖。萬物發生。此是善底意思。及羣陰用事。則萬物彫瘁。惡之在人亦然。天地之理。固是遏抑陰

氣勿使常勝。學者之於善惡。亦要於兩夾界處攔截。分曉。勿使纖惡間絕善端。動靜日用時。加體察。久之自然成熟。○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謂省察於將發之際者。謂謹之於念慮之始萌也。謂省察於已發之後者。謂審之於言動已見之後也。念慮之萌。固不可以不謹。言行之著。亦安得而不察。○問凡入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

故一息之頃。不加提省之力。則淪於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則陷於惡而不自知。近見如此。不知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不待接物時。方流入於私欲。只未接物時。此心已自流了。須是未接物時。也常剔抉此心。教他分明。少間接物。便不至於流。上蔡解爲人謀而不忠云。爲人謀而忠。非特臨事而謀。至於平居靜慮。思所以處人者。一有不盡。則非忠矣。此雖於本文說得太過。然

却如此。今人未到爲人謀時。方不忠。只平居靜慮閒思。念時。便自懷一利。便於己。將不好處推與人之心矣。須是於此處常常照管得。分明方得。○人貴剖判心下。令其分明。善理明之。惡念去之。若義利。若善惡。若是非。毋使混淆。不別於其心。譬如處一家之事。取善舍惡。又如處一國之事。取得舍失。處天下之事。進賢退不肖。蓄疑而不決者。其終不成。○敬義功夫。不可偏廢。彼專務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憍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

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閒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機焉。則恐亦未免於昏憤雜擾。而所謂敬者。非其敬矣。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物欲之私。却來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而自然破矣。

張氏九成曰。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於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於此。是以君子

慎其獨也。

黃氏幹曰。理義之精微。心術之隱奧。所差甚微。而天理人欲之分。君子小人之判。自此而決。不可不察也。

許氏衡曰。耳目聞見。與心之所發。各以類應。如有種焉。今日之所出者。即前日之所入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未嘗少差。不可不慎也。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七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八

學類二

致知

程子曰。君子以識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蕩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吾弗貴矣。○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如眼前諸人。要特立獨行。煞不難得。只是要一箇知見難。人知見不通。

透便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豈有不能行。一切事皆所當爲。不必待著意作。纔著意作。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古人言知之非艱者。吾謂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師。必知所出之門。所由之道。然後可往。未嘗知也。雖有欲往之心。其能進乎。後世非無美才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蓋知之者難也。○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之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問學何以至有覺悟處。曰莫

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而無覺。則何益矣。又奚學爲。思曰睿。睿作聖。纔思便睿。以至作聖。亦是一箇思。故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或問進脩之術。何先。曰莫先於正心誠意。誠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格至也。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至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

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格物窮理。非是要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深淺。如千蹊萬徑皆可適國。但得一道入門便可。所以能窮者。只爲萬物皆是一理。○所務於窮理

者。非道須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顯微同源。古之君子所以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之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

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情。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便還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徧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問致知力行。其功並進乎。曰。人謂非禮勿爲。則必勉強而從之。至於言穿

窬不可爲。不必勉強而後能也。故知有淺深。則行有遠近。此進學之效也。

張子曰。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聞。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朋友論著。則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未自覺進。

謝氏良佐曰。聞見之知。非真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真知故也。真知自然行之不難。不真知而行。未免有意。意有

盡時。○窮理則是尋箇是處。問天下多少事。如何見得
是處。曰。窮理便見得。事不勝窮。理則一也。然不留真味。
朱子曰。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
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非謂取
彼之理。而歸諸此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
此。○荅程允夫曰。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病。行得
即是。固爲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
予以短喪爲安。是以不可爲可也。子路以正名爲迂。是

以可爲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猶有是失。況於
餘人。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
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
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
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
之所在。即是中庸。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
及之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
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

作爲。皆出於私意穿鑿。冥行而已。○窮理只就自家身上求之。都無別物事。只有箇仁義禮智。看如何千變萬化。都離此四者不得。如信只是有此四者。故謂之信。信實也。論其體。則實有是仁義禮智。論其用。則實有是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更假僞不得。所以說信者。以其實有而非僞也。更自一身推之一家。實是有父子有兄弟有夫婦。推之天地之間。實是有君臣有朋友。都不是待人安排。是合下元有此。至於物亦莫不然。但其拘於形拘

於氣而不變。然亦就他一角子有發見處。看他亦自有父子之親。有牝牡。便是有夫婦。有大小。便是有兄弟。就他同類中各有羣聚。便是有朋友。亦有主腦。便是有君臣。只緣本來都是天地所生。共此根蒂。所以大率多同。聖賢出來。撫臨萬物。各因其性而導之。昆蟲草木。未嘗不順其性。如取之以時。用之有節。當春生時。不斲。天不覆巢。不殺胎。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所以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者。

惟是先知得天地本來生生之意。

案此條說得窮理之義最為精切。子思子謂之明善。孟子謂之知性。正此意也。明善故能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知性故知萬物皆備於我。實體此理則謂之反身而誠也。實推此心則謂之強恕而行也。所以闕其仁愛之心。漠視萬物者。以其與我異體也。誠就五常五倫之理。窮格推究而知此理之同原。則自有不容已之心。自有不容已之事。於民也。老老幼幼。固視為一膜同胞。於物也。取時用節。亦非徒所以滋殖其生。而實所以成若其性。所謂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者。皆從此處發出也。後人動以多聞識多。曉會為格物窮理。故議程朱之學為支離。是未嘗讀其書。知其意。而就其所見之理。上臆古人者爾。

○不說窮理。却言格物。蓋言理則無可捉摸。言物則理

自在。釋氏只說見性。下梢尋得一箇空洞無稽底性。於事上更動不得。○以聖賢之學。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以私見自去求理。只是自家所見。去聖賢之心尚遠在。○只爭箇知與不知。爭箇知得切與不切。○問窮理集義孰先。曰窮理為先。然亦不是截。然有先後。曰窮是窮在物之理。集是集處物之義否。曰是。○問以類而推之說。曰是從已理會底推將去。如此便不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於已。○問程子言覺悟

便是信。如何。曰。未覺悟時。不能無疑。便半信半不信。已覺悟了。別無所疑。便是信。○爲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致知格物。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此講明也。大學脩身正心。中庸篤行之。孟子終條理者。聖之事。此踐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

後。則近道矣。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學言之。固先乎講明矣。自中庸言之。學之弗能。問之弗知。思之弗得。辨之弗明。則亦何所行哉。未嘗學問思辨。而曰吾惟篤行之而已。是冥行者也。自孟子言之。則事蓋未有無始而有終者。講明之未至。而徒恃其力行。是猶射者不習於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謂吾能至於百步之外。而不計其未嘗中也。故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

也。講明有所未至。則雖材質之卓異。踐行之純篤。如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不思不勉。從容而然。可以謂之聖矣。而孟子顧有所不願學。拘儒瞽生。又安可。以其硜硜之必爲。而傲知學之士哉。然必一意實學。不事空言。然後可以謂之講明。若謂口耳之學爲講明。則又非聖人之徒矣。

力行

雜論言行出處附

程子曰。難勝莫如己私。學者能克之。豈非大勇乎。○知過

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己以徙義。其剛明者乎。○有過必改。罪己是也。改而已矣。常有歉悔之意。則反爲心害。○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道。自微而顯。自小而章。○有志之士。不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矣。則運天下。濟萬物。必有餘裕。○人當審己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不可應卒處事。○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始得。不

知命無以爲君子。蓋命苟不知。無所不至。故君子於困窮之時。須致命。便得遂志。○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天下不齊。萬物必自錯。張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未理會。至實處。如空中立。終不會踏著實地。○盡得天下之物。須要窮理。窮得理。又須要實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實到其間。方可言知。未知者。方且言識之而已。既知之。又行之。惟艱。萬物皆備於我矣。又

却要強怒而行。求仁爲近。○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粗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飢餓。亦不恤。惟義所在。

司馬氏光曰。去惡而從善。舍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爲如制驛馬。如斡礮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尹氏焯曰。克己。惟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有不

自知所好處而能克之者。如好財卽於財上克。好酒卽於酒上克。今人只爲事事皆好。便沒下手處。然須擇其偏好甚處先克。

朱子曰。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旣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士患不知學。知學矣。而不知所擇之爲難。能擇矣。而勇足以行。

之內。不顧於私己。外不牽於習俗。此又難也。○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愚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理會身心。到得事業。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各隨他分量作出來。如何強得。○人言匹夫無可行。便是亂說。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醒。須是戰戰兢兢。若

悠悠泛泛過則不可。又曰。學者實下功夫。須是日日爲之。就事親從兄接物處事理會。其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常事作將去。又曰。自早至暮。無非是作功夫時節。○氣不從志時。乃是天理人欲交戰處也。○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脚住。則儘得長進。○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己分上作功夫。且如人雖知此事不可爲。忽然無事。又自起此念。又如臨事時。雖知其不義。又却不知不覺自去作。

了。又如好事。初心本自要作。又却終不肯作。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爲之時。此卽是真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隨即蔽固之。不教他發。此須自去體察存養。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功夫。○人作不好底事。心却不安。此是良心。但被私欲蔽固。雖有端倪。無力爭得出。須是著力與他戰。不可輸與他。知得此事不好。立定脚跟硬地行從好路去。待得熟時。私欲自住不得。濂溪曰。果而確無難焉。○荅蔡季通曰。所謂一劔兩斷者。改過

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脩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悔字難說。既不可常存在胸中。以爲悔。又不可不悔。問如何是著中底道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滯。既作錯此事。他時更遇此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作錯了。○問向因子夏大德小德之說。遂只知於事之大者致察。而於小者苟且放過。德之不脩。實此爲病。張子云。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學者須是豪髮

不得放過。德乃可進。曰。若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惡爲無傷。是誠不可。○大凡人只合講明道理。而謹守之。以無媿於天之所與者。若乃身外榮辱休戚。當一切聽命而已。又曰。看得道理熟後。除了此道理。是真實法外。見世閒萬事。顛倒迷妄。耽嗜戀著。無一不是戲劇。真不堪著眼也。○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已則實踐其迹。念念向前。不輕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交涉。亦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汙之地乎。○身勞而

心安者爲之。利少而義多者爲之。○人須有廉恥。孟子
曰。恥之於人大矣。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
不爲。今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
恥。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卽有求。所以百
事非。如論語必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
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
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界
限分明。然後可作功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

問近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曰。此是就命
上理會。須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
更看自家所以求之避之之心。是如何。且其得喪榮辱。
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孰爲輕重。則當有以處此矣。
○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爲。與義理之必可恃。
利害得失。既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
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懼憚。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
之心。一切反是。○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

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斂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大小。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成就得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古人臨

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向回互。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黃氏幹曰。知之不至。則如擗墮索塗。而有可南可北之疑。行之不力。則如敝車羸馬。而有中道而廢之患。真氏德秀曰。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爲。則謂之惡。不待別爲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便謂之惡。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

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爲遷善改過之象。

程子曰。聖人之言。沖和之氣也。貫徹上下。

以下雜論
言行出處

○聖

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

亦可得而行。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

黃地。非也。○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

者。止言已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

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凡立言欲含蓄意思。不使

知德者厭。無德者惑。○言貴簡。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杜

元凱却有此語云。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大率言語

須是含蓄而有餘意。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也。○問

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

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言行

不足以動人。臨事而倦。且怠者。皆誠不至也。○行踐其

言而人不信者有矣。未有不踐言而人信之者。○聖人

責人緩而不迫。事正則已矣。○聖人作事甚宏裕。今人

不知義理者。更不須說。纔知義理。便迫窄。若聖人則綽

御纂性理精義 卷八 學類二言行出處
綽有餘裕。○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
識實未至也。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鐘鼎之量。
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亦有時而滿。惟
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
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
強而成。○人以料事爲明。則駸駸乎逆詐億不信。○所
謂利者。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
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是

利。○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爲
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
也。○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問君子之
與小人處也。必有侵陵困辱之患。則如之何。曰。於是而
能反已。兢謹以遠其禍。則德日進矣。詩不曰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擇才而
用。雖在君。以身許國。則在己。道合而後進。得正則吉矣。
汲汲以求遇者。終必自失。非君子自重之道也。○問家

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脩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己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己爲親也。只是一事。

胡氏宏曰。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一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

朱子曰。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爲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明

道先生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告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爲不可。孟子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卽是心有不順理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卽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作功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知人之難。堯舜以爲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余觀之。此特爲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

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余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如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澆忍。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蟲。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咒。閃

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凡是名利之地。退步便安穩。只管向前便危險。事勢定是如此。○向來一番前輩。少日粗有時望。晚來往往不滿人意。正坐講學不精。不見聖門廣大規模。小有所立。卽自以爲事業止此。更不求進。荆公所謂末俗易高。險塗難盡者。可念也。○士大夫之辭受

出處。又非獨善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觀聖人出處。須看他至誠懇切處。及灑然無累處。○問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曰。明哲只是見得道理分明。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非趨利避害。偷以全軀之謂也。今人以邪心看了。先占取便宜。必至於孔光之徒而後已。如揚子雲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一生被這幾句誤。古人到舍生取義處。不如此。

許氏衡曰。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人之失。宜就心上言。蓋人之初心。本自無惡。特以利欲驅之。故失正理。其始甚微。其終至於不可救。仁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亦未嘗不愍其昏暗無知。誤至此極也。故議之必從始失之地言之。使其人聞之。足以自新而無怨。而吾之言。亦自爲長厚切要之言。善迹既著。卽從而美之。不必更求隱微。主爲一定之論。在人聞則樂於自勉。在我則爲有實驗。而又無他日之弊也。○善惡消長。善少惡多。則長其

善而不敢攻其惡。善多惡少。然後敢攻。治病亦然。痼病之人。且當扶護元氣。至如聖人於門弟子。教養之際亦如此。○世間事一壁靜。便能一壁動。俱動則困憊隨之。且如平地行不困。沙行便困。只爲舉足不穩故也。人行事只要一壁靜。故動而不困。人精力要便在當用處。於不當用處用了。殊可惜也。且如人能提精力都在拳頭上。射弓時精力都在指爪上。精力所在。期於必中。苟能移此精力於所當用。則聖人賢者之地爲不難也。

○從古聖賢言學大綱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而已。內指心。外指事。故書曰。以義制事。義以方外之說也。以禮制心。敬以直內之說也。此丹書所謂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也。欲敗度則是無義。縱敗禮則是無敬。此丹書所謂怠勝敬者滅。欲勝義者凶也。養心則以敬爲德之輿。處事則以義爲行之標。進德脩業之方。不外乎是。先儒變爲存養省察二義。其源蓋自中庸首章而來。持敬之純。至於雖不睹聞。而戒慎恐懼。則心常存而得所養矣。故曰存養辨義之精。至於至隱至微。而必謹其獨。則事嘗有省而必致察矣。故曰省察二者已盡爲學之方。然又必曰知行云者。知是明其理。行是踐其事。二者造道之大端也。所謂存養省察者。乃所以爲知行之本要。故非存養則此心昏亂。而知無以致。此心縱弛而行無以力。是存養者。知行之本也。非省察則不能切己體驗。而所知或不真。不能反躬克治。而所行或不實。是省察者。知行之要也。故言存養省察。則已包乎知行之事。而

其義理也。該以約言。知行則又不離乎存養省察之功。而其規模也。詳以大存養則誠。省察則明。此由心以之事者也。致知則明。力行則誠。此由事以歸之心者也。四者名目雖異。而功實一貫。程朱所為傳先聖之心者。以此學者見其條件繁多。而破析以求之。則失前賢之意遠矣。

人倫

師道附

問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則不敬其父母。其斯之謂與。程子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期盡其職。

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讎敵。如此惑之甚矣。○問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歡心。奈何。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己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愛敬之道而已。○君臣朋友之

際其合不正。未有久而不離者。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功夫多。○人之於朋友。脩身誠意以待之。疎戚在人而已。不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與已也。雖鄉黨親戚亦然。呂氏希哲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爲人子者。視於

無形。聽於無聲。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

呂氏大臨曰。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親。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孥樂之。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也。故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

尹氏焯曰。學者雖是要從師。然賴朋友相成處甚多。師只

是開其大端。又體貌嚴重。若於從容閒暇之際。委曲論難。須是朋友便發明得子細。

朱子曰。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然幽暗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謹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於乾坤。而中於咸恆。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爲正始之道。其以此與。知言亦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

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亦此意也。○人之大倫。其別有五。然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疏。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尤甚。蓋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

以相攝而爲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朋友之道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

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爲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

真氏德秀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醮子。必曰勉帥以敬。親之送女。必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

許氏衡曰。事親大節目。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中致愛敬尤急。所以孝只是愛親敬親兩事耳。天子之孝。推愛敬之心。以及天下。亦惟此二事爲能刑于四海。固結

人心舍此則法術矣。其效與聖人不相似。○天下皆以陽者爲天爲君爲夫。陰者爲地爲臣爲婦。陽尊而先下求於陰。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夫先乎婦者。合乎理也。其在下陰求乎陽。止有二焉。一則爲臣在患難中不能自保者。一則童蒙求師發蒙者。除此皆不可求也。○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爾。不能日益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於百人。千人。則在我者豈可量也哉。

程子曰。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

以下師道

○古之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

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低看了。○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爲政。皆興水利。

有功。

張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已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次。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己而壞人之才為憂。則不敢惰。四益也。

呂氏大臨曰。古者憲老而不乞言。憲者儀刑其德而已。無所事於問也。其次則有問有答。問答之間。然猶不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又其次則有講有聽。講者不待問也。聽者不致問也。學至於有講有聽。則師益勤而道益輕。學者之功益不進矣。又其次則有講而未必聽。學至於有講而未必聽。則無講可矣。

謝氏良佐曰。橫渠以禮教人。明道以忠信為先。游氏酢曰。張子厚學成德尊。然猶秘其學。不多為人講之。

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蓄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明道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趨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

朱子曰。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爲觀聽之美而已。古之

君子。以是行之於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母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爲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不以爲媿。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內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爲今之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當爲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爲孝弟馴謹。

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身之羞哉。○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記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登降。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

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爲盛也。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者挾策而相與嬉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爲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爲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爲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登降。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

所不及為。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固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為。而彼之久為。又豈非學者之罪哉。○白鹿洞規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為學之序。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右脩身之要。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右接物之要。某竊觀古昔

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脩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為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

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
陸氏九淵曰。揚子雲韓退之。雖未知道。而識度非常人所及。其言時有所到。而不可易者。揚子雲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韓退之謂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爲惑也終不解。

矣。近世諸儒。反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識。不易及也。吾亦謂論學不如論師。得師而不能虛心委已。則又不可以罪師。

許氏衡曰。聖人是因人心固有良知良能上。扶接將去。愛親敬長。藹然四端。隨感而見。聖人只是與發達推擴。就他元有底本領上進將去。後世却將人性上元無底強去安排裁接。如雕蟲小技。以此學校廢壞。壞却天下人才。及去當官。於世事人情。殊不知遠近。不知何者爲天

理民彝。似此。民何由嚮方。如何養得成風俗。他於風化人倫。本不曾學。自家本性已自壞了。如何化得人。

讀書法

程子曰。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於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問世有以讀書爲文爲藝者。曰。爲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賴有此一篇書存。其他莫如論孟。○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

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某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論語有讀後全無事者。有讀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後知好之者。有讀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

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此人。及讀後又只是此人。便是不曾讀也。○問聖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曰。以理義去推索可也。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論孟。以此觀他書甚省力。論孟如丈

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問如當時人。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今人看論孟之書。亦如見孔孟何異。○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原注一本此下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疾。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

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問左傳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聲隅問某如何看。荅之曰。有兩句法云。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僞。○卦爻始立。義既具。即聖人別起義。以錯綜之。如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矣。○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

張子曰。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得。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已之疑。明已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

楊氏時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

李氏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說其辭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

朱子曰。學者觀書多走作者。亦恐是根本上功夫未齊整。

只是以紛擾雜亂心去看。不曾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若先涵養本原。且將已熟底義理玩味。待其浹洽。然後去看書。便自知只是如此。○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虚心涵泳。切已體察。虚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已則聖賢之言不爲虛說。○讀書小作課程。大施功力。○溫公荅一學者書。說爲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荀子此說亦好。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讀書。亦記遍數。貫

字訓熟。如習貫如自然。又訓通。誦得熟方能通曉。若誦不熟。亦無可得思索。○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

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讀書須是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爲之說。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胸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誚。況又義理窒礙。亦有所不可行者乎。○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

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讀書以觀聖賢之意。因聖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人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其文義多所不盡。迫則於其文理亦或不暇周悉。兼義理精微。縱橫錯綜。各有意脈。今人多是見得一邊。便欲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弘者。非但讀書爲然也。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察。庶幾可以深造自得。○讀書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却須慢火養。

讀書初勤敏著力。子細窮究。後來却須緩緩溫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功夫自熟中出。○須擇要用功讀一書。沈潛玩索。究極至處。既有著落。雖不再讀。自然道理浹洽。省記不忘。譬如飲食。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咽。終不知味也。○讀書之法。須是用功去看。先一書費許多功夫。後則無許多矣。始初一書費十分功夫。後一書費八九分。後則費六七分。又後則費四五分矣。○山谷與李幾仲帖云。大率學者

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某深喜之。以爲有補於學者。○人多是向前趨去。不曾向後反覆。只要去看明日未讀底。不曾去紬繹前日已讀底。須玩味反覆始得。用力深便見意味長。意味長便受用牢固。○讀書之法。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

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是見得真味。若讀之數過。畧曉其義。卽厭之。欲別求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歎驟進二字最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到此方是長進。○

東坡教人讀書小簡。某取以示學者曰。讀書要當如是。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聖人七通八達。事事說到極致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

到極致處。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直到此田地。方是語云。執德不弘。易云。寬以居之。聖人多說廣大寬弘之意。學者須要體之。○尹先生門人言尹先生讀書云。耳順心得。如誦己言。功夫到後。誦聖賢言語。都一似自己言語。○讀書之道。用力愈多。收功愈遠。先難而後獲。先事而後得。皆是此理。○或云。嘗見人說。凡是外面尋討。入來底都不是。曰。喫飯也是外面

御纂性理精義 卷八
尋討入來。若不是時。須在肚裏作病。如何又喫得安穩。
蓋飢而食者。卽是從裏面出來。讀書亦然。書固在外。讀
之而通其義者。却是裏面事。必欲舍詩書而別求道理。
異端之說也。○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
以定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
人之微妙。○論語之書。無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書。
莫非體認擴充之端。蓋孔子大槩使人優游厭飫。涵泳
諷味。孟子大槩是要人探索力討。反己自求。○聖人作

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
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
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
德者。舍此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
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況
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
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
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

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漢書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易以形而上者。說出在形而下者。上。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

案漢書兩句極精。惟朱子解得是。推見見字。讀如莫見乎隱之見。言易根於天地陰陽。而開物成務在其中。是本天道之幽隱。以之顯也。春秋述二百餘年事迹。而性命之理在其內。是推人事之顯見。以至隱也。故總之曰天人之道。

○今人說易。所以不將卜筮為主者。只是怕小却這道。

理。故憑虛失實。茫昧臆度而已。殊不知由卜筮而推。則上通鬼神。下通事物。精及於無形。粗及於有象。如包罩在此。隨取隨得。○大率古人作詩。與今人一般。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吟詠情性。幾時盡是譏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作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盡穿鑿壞。且如今人見人纔作事。便作一詩歌美之。或譏刺之。如此一似里巷無知之人。稱頌諛說。把持放鵬。何以見先王之澤。何以爲情性之正。○詩小序不可信。而今看詩。有詩中

分明說是某人某事者。則可信。其他不曾說者。而今但
可知其說此等事而已。韓退之詩云。春秋書王法。不誅
其人身。又曰。如人拾得一箇無題目詩。再三熟看。亦須
辨得出來。若被舊說局定。便看不出。某向作詩解。初用
小序。至解不行處。亦曲爲之說。後來覺得不安。第二次
解。雖存小序。閒爲辨破。然終是不見詩人本意。後來方
知只盡去小序。便自可通。於是盡滌舊說。詩意方活。○
問先生論春秋一經。本是明道正誼。權衡萬世典刑之

書。如朝聘會盟侵伐等事。皆是因人心之敬肆。爲之詳
畧。或書字。或書名。皆就其事而爲之義理。最是斟酌。豪
忽不差。後之學春秋。多是較量齊魯長短。自此以後。如
宋襄晉悼等事。皆是論伯事業。不知當時爲王道作耶。
爲伯者作耶。若是爲伯者作。則此書豈足爲義理之書。
曰。大率本爲王道正其紀綱。看已前春秋文字。雖猶尚
知有聖人明道正誼道理。尚好看。近來只說得伯業權
譎底意思。更開眼不得。此義不可不知。○讀書須細看

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注解。但見有正經幾箇字在。方好。○讀書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却將注脚看。方有意味。如人飢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飢不渴而強飲食之。終無益也。○荅呂東萊云。比日講授次第。聞只令諸生讀左氏及諸賢奏疏。至於諸經論孟。則恐學者徒務空言。而不以告也。若果如此。則恐未安。蓋爲學之序。爲已而後。可以及人。達理而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

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左氏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其爲空言。亦益甚矣。而欲使之從事其間。而得躬行之實。不亦背馳之甚乎。○先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鏡在此。而妍醜不可逃。若未讀徹語孟。中庸大學。便去看史。胸中無權衡。多爲所惑。○問爲學只是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學。皆不必看。如何。曰。如此卽不見古今

成敗。書豈有不可讀者。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於此。自若也。要有主觀得破。皆是學。○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爲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真是枉讀古人書也。

呂氏祖謙曰。凡爲學之道。必先至誠。不誠未有能至焉者也。何以見其誠。居處齊莊。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開卷伏讀。必起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沈思。必根義理。以閑邪僻。行之悠久。習與性成。便有聖賢前輩氣象。○後生學問。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爲可畏耳。

陸氏九淵曰。大抵讀書。訓詁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勉加揣量。則無非浸灌培養。鞭策磨礪之功。或有未通曉處。姑闕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則自

然日充日明。後日本原深厚。則向來未曉者。將亦有渙然冰釋者矣。無非氣數。故養賢。策。甄。顯。之。如。此。亦。未。可。不。察。許氏衡曰。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乃子史之折衷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合於律令格式者為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為不當。諸子百家之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為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為非。以此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

文藝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

書云。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
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
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
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
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
不知聖人亦摠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
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
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此豈詞章之文也。○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
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即可爲學。然人不志
於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學。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朱子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
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
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
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
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

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輝。地有是形。則

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

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

陳氏淳曰。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溢中肆外之餘。自有以當人情中物理。藹然仁義道德之言。一一皆可用之實也。

許氏衡曰。上世聖人。何嘗有意於文。彼其德性聰明。聲自爲律。身自爲度。豈後世小人筆端所能模倣。德性中發出。不期文而自文。所謂出言有章者也。在事物之間。其節文詳備。後人極力爲之。有所不及。何者。無聖人之心。

為聖人之事不能也。

此不似文曰自文後論出言不實者也。其專攻之間其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八

其專攻之間其

亦其專攻之間其

亦其專攻之間其

亦其專攻之間其

亦其專攻之間其



